

「春寒地未凍：小監大獄十年的思與行」  
創作成果自選

2024-1 國藝會藝文補助文學類創作計畫

「春寒地未凍：小監大獄  
十年的思與行」  
創作成果自選

申請人：丘延亮

### （九）記我那猴來猴去的爬窗望妻老弟

在景美看守所押房近五百日的困居中，除了一直共處，如上述的「家人」外，我們還遇到過了較短時間同室的其他「難友」，他們之中令我心縈神繞半世紀，迄今仍耿耿於懷的，就是小我三歲，被捕時還不到二十歲的賴溪河了！

1969年初夏，押房門「碰」地一聲打開，進來了一身汗漬，兩手空空的年輕人，這個個子不高，輪廓突出的俊美少年，雙眼骨碌碌地轉，一臉精明且身手敏捷，給人一種如猴王孫悟空的懾人印象。眾「家人」見狀毫不稍待，一擁而上，招呼的招呼，照顧的照顧。豈知，此小兄弟似不領情，抗拒有加，逕行縮在角落，顯然在驚魂未定卻過動難抑的狀態中。

如此過了幾天才緩和下來，參與了押房中的作息，慢慢開始講話。

不到幾天，我們發現他都焦慮地耍出他的「猴功」，每每試圖攀上高高的鐵窗向外眺望，追問下才知道他懷孕的女友也一起被抓，關在女押房。由於女押犯比較有機會「放封」，小賴為了要看到女友在放封時的樣子，不得不猴來猴去。他此舉讓眾人大為感動，不久就設計了一個用床單做的活動「吊床」，讓他撐坐在上面可以支持比較長的時間；而室友則輪流去把「狗洞」上方的監視孔擋住，以此把風免得被獄卒撞見。如此這般地小賴總算見到放封的女友幾次，每次都激動得手舞足蹈，幾乎大叫！<sup>1</sup>

在小賴慢慢靜下來，開始可以好好說話後，我得到的印象是：

其實當初抓他的不是情治單位，是憲兵；要捉的不是匪諜，而是逃兵。

沒錯，小賴是海軍訓練司令部新兵，在訓練中心，受不了中心的訓練，成了二等兵「逃兵」。

在逃兵期間他用過賴正家、賴伯章等別名，白天似乎涉入了美軍官兵盜賣軍品的的交易當中，因而習得了一口洋徑濱美語，也學會了美式吹牛的工夫！

---

<sup>1</sup> 小賴甚至有一次在半身還在吊在空中之際，大叫他見到「崔小萍」也在「放封」。

「春寒地未凍：小監大獄十年的思與行」  
創作成果自選

夜間考入了師大夜間部認識在昌興貿易公司當職員、大他一歲的劉素菊，被她收留，也建立了親密關係。

由於是逃兵的身份，他倆的日子過得是相當辛苦，也每每心生不滿，牢騷滿腹。未幾小賴靜極思動，在家亂寫了什麼「勸世良言」，以及致毛澤東要求兩岸和談的兩份手稿，要劉素菊打字裝訂，擬交給承印商<sup>2</sup>被拒，未成事實。致毛的信也既然未能寄出，只有利用貿易公司的方便，由劉交印「華盟主席賴正家」名片一百張，名片成為他成立叛亂組織「犯罪事實」的物證。

要命的是，小賴在憲兵隊被審問的時候，卻意氣風發起來，吹牛皮說他曾在幻想中要跟「太太」去燒國慶牌樓或南洋百貨公司的事。

豈知，在屈打成招下，這兩件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都上了他的「自白書」，小賴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意圖顛覆政府，並欲著手實施的，以「二條一」<sup>3</sup>起訴、如假包換的「叛亂犯」了。

當局不但也抓了劉素菊當他的共犯，連打麻將時，同桌的四個沒讀過什麼致毛澤東信的同学，也被抓了去「感化」，以之「倒證」證明了小賴的「犯罪」行為！

特務在「破」了此案後，還宣稱不到二十歲的賴溪河已致使大學校園的政治性活動也於焉低沉下來——小賴之判刑十五年，劉素菊之判刑十二年，那就是最好的犯罪「證明」及肅匪的功績啊！<sup>4</sup>

當然，以迫害的意向言，當局無疑是有意地要摧毀這對夫妻，不但判了重刑，且沒收他們所有可能的財產。<sup>5</sup>

小賴跟我們「一家人」一起過了近半年後，突然被調走，我們後來聽傳言才知道他們被判的刑期。如今回憶，和我們一起那應該是他這生過得還算不錯的

---

<sup>2</sup> 而後曾為文件校稿的承印商，卻成為了小賴犯罪、證明他「思想有問題」的證人。

<sup>3</sup> 這是標準的「倒證」羅織手法明

<sup>4</sup> 直到 2019 年 5 月 20 日行政院促轉會才公告撤銷賴溪河（1022 號）、劉素菊（1023 號）有罪判決暨其刑及沒收之宣告。

<sup>5</sup> 所有的特務牢制的「實證」邏輯也恰恰是這種「倒證」法呀！以「已決」來證「待決」呀！

「春寒地未凍：小監大獄十年的思與行」  
創作成果自選

日子，每見他隔兩週痛吃我家人會見時送來的「加菜」，心裡就暖暖的。然而，似乎從來沒有聽說有人來和他會見，也未再聽說劉素菊在獄中懷孕的狀況，真是令人心懸。

後來，他們倆都被移監至綠島，我只有遙寄牽掛了，一只想盡力搜尋有關的訊息，卻苦無所得。

小賴在綠島的狀況，如今可據的只有陳深景在 2013 年回憶<sup>6</sup>中，匆匆提到的：

*「在那裡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創作「綠島思想起」這首曲子的時候，當時是因為一位台大學生賴溪河才有了這個靈感，他那時的精神狀況已經有問題，平常都沒洗澡，身體很臭，是難友在放封時，將他拖出來洗，才有洗澡。他不時會喃喃自語說：「我要飛回台灣、我要飛回台灣……。」聽了我很深的感觸，才作了這首思想起：「像一隻純情的海鷗，向著故鄉飛翔」。*

賴溪河坐了九年九個月三日的牢出獄後，在 1994 年 7 月 1 日《棕樹文教基金會聖靈月刊雜誌》第 202 期刊登了他一大篇在「真耶穌教會高雄教會」上的「見證見證〔聖靈月刊〕脫離幽暗入光明」懺悔文章，文章從「不信基督福音，相信魔鬼」到「聖靈充滿，驅除女鬼」到「主的帶領，順利受洗」……一拜教言、信語，但見鬼影幢幢。

這篇證詞到了 2023 年仍被 JLC 趕鬼見證網頁一再引用。

真不能不感激真耶穌教會留下這篇僅有的，應該是屬賴溪河本人聲音的文獻。從中我們知道他兄弟中就有兩位在當乩童，而他也一旦有「不正念頭」即成為有被鬼魅「俘虜」的機會。

「大家樂」盛行時，他陷入發財夢，散盡家財後，才被他太太引導入教會——我於是慶幸他到底有了個「太太」，卻不知那太太是否就是劉素菊，也不知劉素菊獄中懷胎是否安然生產，其子女又到哪裡去了？

---

<sup>6</sup> 吹奏台灣獨立樂章的老樂師——政治受難者陳深景的故事。原載於《停格的青春：高雄市政治受難者的故事》，2013 年 12 月

「春寒地未凍：小監大獄十年的思與行」  
創作成果自選

溪河在進入教會後，仍常遇夢魘，被迫「結束生意」後也只是一再懺悔、自恨，祈求拯救，靠神靈的管教幫他趕鬼……一篇數千言的見證，實足已證明了他認真生活的困境與努力，然其結果如何呢？

2007年7月10日賴溪河領到白色恐怖基金的四百多萬補償金，但卻在六十多天後（9月17日）被嘉義地方法院涂裕宏法官火速裁定宣告他為「禁治產」，指定由三弟賴真猛監護人監管，代理直至其二弟賴火明2009年4月23日在台灣之聲行文嘉義地方法院予以揭發。

此案於2010年4月1日《法治時報》第四十一期有整篇的報導：二弟賴火明稱大哥賴溪河被刑求而致精神有些失常，但平日居家自理一切正常沒有問題，還可以自己種菜、養雞，既沒有請領身心障礙手冊，還有交往多年的女友（不知是否就是劉素菊，我私心真是希望但願如此），他有時還能從嘉義縣中埔鄉騎單車到嘉義市圓環吃東西。賴火明投訴涂裕宏法官草率認定三弟賴真猛為監護人，致使賴溪河遭遺棄在八掌溪堤防邊、沒有水電、廁所的地方。

台灣之聲廣播電台負責人許榮棋在接到賴火明之哭訴後，即與李義雄等人前往八掌溪現場實地訪談賴溪河。

結果看得許榮棋、李義雄目瞪口呆，直呼不可思議，這樣都可以被認定要求要宣告禁治產，他們認為法官涂裕宏真的很過分。跟據他們證言，賴溪河本人講話雖然不是很有條理，但是任何人都不會覺得這樣的人應該被強迫禁治產，又是一樁無妄之災呀！

看到受訪照片中賴溪河清瘦卻依然、意氣昂揚的身影，我一眼就認出是他，也覺得他活得還算不錯，我遂首次多少寬心了下來。今天、如此這般地又已經闊別了幾十年，望他如今依然安好，再來的賠償金他依然可以拿到，取回公道！

世事無常，滄桑無因，故人如影，如在夢中！

記得我五百日後離開押房，在外役區的圖書室中，公餘寫了我的第一篇小說《電魚》，書寫中涕泗縱橫，幾乎無以為繼，之所以如此，端以主角阿河之原型

「春寒地未凍：小監大獄十年的思與行」

創作成果自選

就是賴溪河，<sup>7</sup>阿河的運命與我相連，卻又似乎掌握於我的筆尖，血肉相連又無以對言，文末卒以終篇者只能如是：

*「遲滯的殘夜還在延長，像是等著什麼來把天空點亮；一個無聲的閃電從天邊掃來，照亮了沈睡的原野，霎那間顯現出阿河背著木箱手執竹竿，像棵植物般屹立在水塘裏的身形，向那疲憊的大地要生活，像那一泓泓死水要口糧。」*

而今讀來，倘仍以溪河老弟之一生為境，依然無法有其他的話語可替現其形象於萬一也，謹以為誌！

---

<sup>7</sup> 這篇小說首發於 1972 年 9 月 1 日《幼獅文藝》第三十六卷第 225 期，聽說主編痲弦在失眠多時後終於決定刊登，勇氣可嘉，實在難得。此篇也收入我的第一本書《極目田野》。此書現有唐山出版社出版的復刻版。

「春寒地未凍：小監大獄十年的思與行」  
創作成果自選

### （三〇）藏在「蛋殼畫」中的庫爾貝—列賓傳承

面對圖書室左手邊隔壁是飯堂，右手邊隔了廁所，也隔了上二樓睡房樓梯，就是沒有隔間的「美工／縫紉工場區」（如今的「特展室」），這一區頭尾有兩個門，左手一進去就是相當密集的大辦公桌面積的美工區，右手十幾台縫紉機「平車」則是縫紉區。兩者共處互望，平常也互動不多。（見附圖）

美工組雖然人數最少，但因工序繁多複雜，主要的彩蛋畫及貝殼綴畫，其原料都需要多步驟的備料及整理，更加上完成品的商品化後處理，需要不少移動的空間，是故佔了整區近四分之一。

然而這些工藝更需要細緻、耐心的工筆功夫，即令開工忙碌，各人各事都得極為專注致力進行，可說真是磨人的細工，也真是訓練沉靜耐心的「修行」。平時只聽到同室另一方縫紉組的縫衣機傳來單調的機聲。

所謂的「美工組」其實是藝品組，其成立的理由是要生產「高」增值人工的手藝「精品」，本身實與「美工」無關。只是生產的需求雖高，成品的要求卻彈性較大，時間長生產壓力卻不大，多少有些餘裕的時間以及空間。

此組的成員之一，就是我同案難友、唯一未被送到泰源而跟我一起留在景美看守所的吳耀忠。聽說是有鑒於他的美術長才者，往後慢慢才知道是要調他到軍法處及其他單位去製作「領袖們」的油畫畫像 -- 從孫中山、蔣介石到其他將官的照片中，製作半人高的官方型「肖像」，為各種儀典之用。

這可真是獄方的如意算盤，也無償獲取了美術政工官沒時間、也沒那種功力完成的「政工」任務。<sup>8</sup>另一方面，耀忠每在多日的製畫期間被給予了異於常人的「善待」，據傳所方供應他菸酒無缺，也造成了他日後嗜酒的境況！

耀忠一向是話不多卻深思的明白人，我們都叫他「小頭」，相對於和他形影不離的弟兄「大頭」陳映真，大家都說耀忠的話都讓大頭講完了，他也只是微笑

---

<sup>8</sup> 當年軍中不時都有各種比賽，其中文藝也算一項。軍法處發現吳耀忠是畫家，遂徵用他，將他調到特定的房舍中（看守所外、營區內），著他畫一些「偉人」的肖像。他也一早為某單位獲了大獎，至此更無法脫身，頻頻被各政工單位競相徵用。

「春寒地未凍：小監大獄十年的思與行」  
創作成果自選

無言，和大頭及我們相反，他從來不跟人爭辯。同意的笑笑，不同意的也笑笑。其實兩種笑，涵義是完全不一樣的，常常只有我們知道。

綜觀現今有關吳耀忠的各方紀念文字，他予人的印象無疑是一個斯文、溫柔、寡言且深沉的人，在感情方面是內向、純情與理想主義的非肉體主義者，作為典型俊男面容的他，卻稍嫌冷靜，從未嘻皮笑臉迎人，常獨自飲酒，曾被人視為「不食人間煙火」。

如老友尉天驄寫道：

「所以耀忠的牢獄生活並沒有把他折磨得倒下去，出獄後第一次和我喝酒，反而覺得他比以往多了些沉著堅定，而且人也比以前灑脫多了。」<sup>9</sup>

尉天驄認為，「以我的認識，耀忠之所以走上頹敗，實在是他唯美的執著，在今天世俗社會受到摧殘的結果……他還有一個性格，就是過於潔癖。對於愛情尤其如此」<sup>10</sup>

善哉斯言，證之耀忠在許南村 1978 年 8 月刊在《雄獅美術》第 90 期〈人與歷史——畫家吳耀忠訪問記〉一文最末一節「返鄉之後」他的自鑑：

「(畫家笑了起來)我並不在意這七年把繪畫中斷……這中斷卻不是豪無好處的，不幸的經驗……這些體驗只有更加豐富作品的內容……不過，藝術畢竟是藝術，光想是不算數的，還需要畫出來才算數，一切等我有了作品再說。」<sup>11</sup>

坊間盛傳吳耀忠是他三峽老家鎮上老派畫家李梅樹的徒弟，其實他並沒有拜師入門，可說只是李的私淑，因為他有同輩少有的素描基礎及捕捉影像形體，加以觀察、解釋、對光線色彩深入探討的功夫，遂被攻擊李梅樹的人一竿子打翻說他「只是李梅樹的翻版……」，甚至是「台陽的餘緒」！

事實上，吳耀忠對李梅樹的作品是有他一定的看法的，例如他曾對許南村說：

---

<sup>9</sup> 見《尋畫——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一書收錄尉天驄撰文〈一個寂寞的心靈〉，p.037

<sup>10</sup> 見上引書，p.39

<sup>11</sup> 見上引書，p.24

「春寒地未凍：小監大獄十年的思與行」  
創作成果自選

「他（李）的世界充滿了幸福、透明及瑰麗的色彩，充滿了某一個層群的滿足感和幸福感。這樣的世界似乎就顯得靜止不動了，與他青年時代那種對於更幸福、更合理的世界的憧憬和企求，有很大的差別……」<sup>12</sup>

話雖婉轉，意涵是清楚的，差異的是有無公共性及有無階級旨向，是有它一定的思想、政治內容的。

換言之，這樣的看法是深邃的、有具體內容的，和對於只在形式方面膚淺批評他及李梅樹，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如他說的「五月」風，一吹就是 20、25 年，內容的貧瘠相對地膨脹了形式、色塊和線條的遊戲和詐欺，這就是「抽象」。<sup>13</sup>

質言之，吳耀忠有這樣寬廣及具實的向度，除了它內裡對人群和對社會的關注外，端由於他在美術史、美學及藝術上的涉獵及訓練，那些是庸俗主義者所沒有的，也是他們無由企及，庸俗主義者更是懵然無知於一己之無知的。

在那些背景方面，比較特出的，當然就是我案「讀書會」中，大家用力研讀許南村「簡稱」之為盧那（盧那查爾斯基 A.V.Lunachersky）及普列（普列漢諾夫 E.V.Plekhanov）的藝術論及藝術政策的思考，「讀書會」也試從魯迅對之的重視及逐譯中檢討一己的創作實踐。<sup>14</sup>

另一方面我和耀忠最貼身的就是，他在景美看守所外役區的「美工組」、我在「圖書室」，近水樓台，得以不時互通款曲的交換與共識。

從我倆重讀梵谷自傳的中譯本《生之慾》開始，我從耀忠處進一步悉知了現實主義繪畫的傳承，從米勒、杜米漢、庫爾貝、柯洛維茲，到伊利亞·列賓的作品集思想內涵的脈絡。其中影響耀忠最深，也是在他的指引下、益我良多的、無疑是法國的古斯塔夫·庫爾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和烏克蘭的伊利雅·列賓（Illia Yuhymovych Ripyn, 1844~1930）了。<sup>15</sup>

---

<sup>12</sup> 見上引書，p.22

<sup>13</sup> 見上引書，p.21

<sup>14</sup> 見上引書，p.57

<sup>15</sup> 施善繼在上引書〈耀忠難忘〉一文文末寫道：「一位他尊稱師祖、是法國現實主義美術的代表庫爾貝，另一位即蘇俄巡迴展畫派的代表列賓，他尊稱師父」

「春寒地未凍：小監大獄十年的思與行」  
創作成果自選

作為現實主義畫派創始人，庫爾貝主張藝術以現實為依據，反對粉飾生活，其名言是「我不會畫天使，因為我從來沒見過他們。」

他的名作〈畫室〉畫出各階層的人物，包括自己及模特兒。拿破崙三世要授章被他拒絕，他反而在 1871 年加入巴黎公社，擔任藝術家協會主席，主張推倒象徵帝國主義戰爭的旺多姆圓柱（終於 1871.5.16 拆毀），巴黎公社失敗入獄，後流亡死於瑞士。

生於烏克蘭的伊利亞·列賓創作了表現力震撼驚人的〈伏爾加河上的縴夫〉，是為其傳世之作。他的肖像畫包括了托爾斯泰、迦爾洵等重要歷史人物與大量故鄉的農民系列，皆屬這一方面的經典。

1878 年起他參加了巡迴展覽畫派，和好友一起反對俄國科學院保守、直接、擷取西方古典主義惡習，主張藝術為普通人服務，其用處在於鼓舞人心，表達社會理想。巡迴展覽畫派畫家巡迴展出作品，力圖使普通人能接觸認真嚴肅的畫作，將畫作帶入到平民的日常生活中，是為實踐一己社會關懷與理念而創作的、現實主義的代表與靈魂人物，伊利亞·列賓 1930 年死於芬蘭。

揆之台灣逾半世紀的藝術教育與美學訓練，上上下下鮮對以上的歷史有所交代或闡述，更不要談他們的藝術觀了。

有鑑於此，失去了這個脈絡，當然造成迄今既偏食、缺乏公共性又營養不良的藝術環境，大部分人都看不懂耀忠的創作，大部分人既活在一個完全不類的真空玻璃瓶中，無怪乎要為吳耀忠作傳，也難免總予人隔靴搔癢之感！

在景美看守所與耀忠近兩年親炙中，雖無證據耀忠以列賓為師。然而，默然的，他無疑是他的創作模範和激勵，任何一個對列賓的肖像畫有足夠修養者，必然可以在耀忠現存一百三十餘幅畫作中見到列賓的影子。

或者更真切地說，任何一個對列賓的肖像畫有足夠修養者都會見到有和列賓一樣地、畢一生之力「為歷史造像」的志業與踐行，同時為一個時代的精神闡述、授意與夫批判。

就拿他替尉天驄畫像，多次易稿的周折觀之，他平日作畫認真的寫生，其追

「春寒地未凍：小監大獄十年的思與行」  
創作成果自選

求者畢竟如尉天驄悟出的：「他的認真是在追求內在的真實。」<sup>16</sup>

正如他要求回到創作，吾人也必須回到他的作品去體會、去理解它以人性為本的人文主義精神，他甚至為了令自己的手筆安心自然，他不把要畫的各大官人當作什麼偉人，而是鄰居，他說「將他們從特殊人物回歸人性，也就覺得他們的微笑、他們的眼神都讓人感到親切，不會讓整個畫面顯得乾枯沒有生命。」<sup>17</sup>

善哉、善哉！同受政治迫害的手足，身在囹圄之際已有擺脫仇恨的超越情操！

然而如果有人將他曾畫過的老孫、老蔣們仔細端詳，我們就瞿然可見他的深思及幽微。

據我所見，他們的肖像畫每每左邊的臉和右邊的臉都是呈現陰陽的對比，掩左看右，或掩右看左，所見的人物竟是截然相異的面容與神貌，一邊正向、莊嚴、正色、突出。另一邊多是蒼白的面膚、失色的神采、模糊的眼目以及猶疑的神情。這不是他正在有意識或非意識地見到、或說出了些什麼嗎？

之所以是看者有心，還是畫者有意呢？

如果你也看見及讀到這個層次的話，你也就更進一步地成為了洞悉吳耀忠心智的知音了！

---

<sup>16</sup> 見上引書，p.39

<sup>17</sup> 見上引書，p.37